

张弛之间见天地

整理老宅仓库时,我看见父亲的工具箱里,锤子与凿子永远隔着一拳距离摆放,母亲的腌菜坛沿,总留着一指宽的卤水空隙。父亲擦着工具说:“铁器相磨易钝,得留点间隙。”母亲搅着腌菜坛的卤水道:“菜要发酵,得给气留条路。”这两句家常话,像一把钥匙,打开了我对生活的新认知——父母用一生的烟火日常,教给我“张弛”的辩证法:人生如弓弦,绷得太紧易断,放得太松无力,唯有张弛有度,方能行稳致远。

母亲的“张弛之道”,藏在三餐四季的节奏里。她做针线活,从不会连着坐上半天,绣上半个时辰,便会放下针线去院里浇花,或是坐在藤椅上听会儿戏。我曾不解,问她为何不一气呵成,母亲指尖绕着线团说:“手紧了,针脚就僵了;人紧了,心气就浮了。”

父亲的“张弛之智”,体现在待人接物的节奏中。他做了几十年的木匠,给人打家具从不会赶工期,东家催得再急,他也会按自己的节奏来,“卯榫要合缝,得慢慢磨;手艺要走心,不能慌。”有次邻村的人请他打婚床,想提前半个月完工,父亲却婉言拒绝:“慢工出细活,急出来的东西,经不起日子磨。”对方不解,觉得父亲太固执,可等婚床做好,精致的雕花、严丝合缝的卯榫,让对方连连道谢。父亲常说:“做事要张,做人要弛。”村里有人因生意失败上



门借钱,父亲不仅解囊相助,还劝对方先歇一阵子,“弦绷太紧会断,人失意时,不如先松下来,看看路再走。”这话在我与人合作时深有体会:那些急于求成、事事争先的人,往往容易在利益面前失了分寸;而懂得在坚持中留几分退让,在忙碌中存几分从容的人,反而能赢得更多信任与尊重。

父母的“张弛哲学”,更体现在面对人生起伏的态度里。我刚创业时,急于做出成绩,把自己逼得团团转,每天只睡四个小时,结果公司运营出了问题,合伙人也闹着散伙。我灰头土脸地回家,母亲没有指责,只是每天拉着我去河边散步,从慢走到快走,再到停下看夕阳。父亲则带我去木工房,让我试着刨一块木板,“你看,

刨子推得太猛,木花乱飞,板也刨不平;推得太轻,又刨不动木头,得紧松相间。”他边说边示范,“人生也是这样,顺境时别绷太紧,逆境时别放太松,咬着牙慢慢走,就总有转圜的余地。”在父母的开导下,我放缓了脚步,重新梳理公司业务,反而找到了新的方向。

如今我的公司步入正轨,我却特意在办公室摆了一张茶桌,再忙也会抽时间泡杯茶,和员工聊聊天。有人笑我“不务正业”,我却想起父母的话:“再忙的日子,也要留些松快的时光。”就像父亲的工具箱,铁器间的空隙让工具更耐用;母亲的腌菜坛,卤水的余量让腌菜更鲜香;生活的张弛之间,才藏着最真实的温度与力量。

上周回家,父亲正慢悠悠地打磨着新的木凳,母亲坐在一旁,绣一会儿花便抬头看看院里的石榴树。阳光穿过枝叶,在他们身上洒下斑驳的光影,那从容的模样,比任何争分夺秒的匆忙都更动人。我终于懂得,父母没有教我什么大道理,却用一辈子的生活告诉我:真正的生活,从不是一路狂奔的冲刺,而是懂得在张与弛之间找到平衡;真正的成长,也不是永远紧绷的状态,而是学会在紧时蓄力,松时沉淀。

张弛之间,藏着生活的节奏,也藏着人生的智慧。这便是父母用平凡日常,教会我的最深刻的生活辩证法。

卜庆萍

那棵老枣树

长在乡间田舍,我总记着老家院里那棵老枣树。

当年我家院落东南角立着这棵枣树,主干扭曲苍劲,皴裂树皮层层堆叠,枝杈朝着院心舒展,每到秋来,枝头便缀满枣果。

采收枣果那日,父亲早早起身,先清掉树下丛生杂草,再搬来几个苇席,依次铺在树根四周。早饭过后,母亲提着竹筐守在席旁,父亲攥起长竹竿,站在树下,准备敲打枣子。起初,父亲轻敲低处枝条,熟透的红枣噼里啪啦往下滚落,干到中途,他踮起脚尖,举竿探向高处枝梢,成串枣果便成片坠落。父亲随口念叨,枣已经熟透。

枣果落定之后,父亲稍作歇息,再抬手挥动竹竿。打枣之时,父亲站稳脚步,双手握住竹竿中段,臂膀扬起,竿梢扫过枝端,红枣唰唰簌簌落下来。父亲一下一下挥着竹竿,动作沉稳从容,枣果噗噗哒哒砸在苇席之上,很少滚到席外。

枣子纷纷坠地,父亲与母亲便蹲下身捡拾。父亲目光落向哪边,母亲就把那边枣果拢作一堆。母亲收拢完毕,父亲动手分拣,先挑出裂皮、生虫的果子单独存放,余下红枣颗颗饱满红润。

秋日午后,屋内闷燥,我央求母亲搬来小马扎放在树下。我和弟弟坐在马扎上,后背倚住粗糙树干,慢慢剥食红枣,独享树下清凉。最惬意的是有风的晌午,枝叶轻轻晃动,树影在地面来回游走,秋虫在远处杨树上断断续续鸣唱,陪着我和弟弟消磨闲散时光。

寒气渐浓的深秋,我和弟弟一般不常守在树下。有一天傍晚,母亲说枣根旁的排水渠堵实了,父亲对着弟弟说:“你皮得跟猴儿似的,手脚麻利,下去把沟掏掏。”弟弟兴冲冲跑到树下。父亲给弟弟递来一根长木棍,木棍一头捆着旧布条。弟弟拿起木棍和布条,探到渠洞里,捅进去,拉出来,来回几番,淤泥杂物就被带了出来。屋外的母亲端来一盆清水,顺着渠口浇下去,一股水流紧跟着顺着沟渠淌开,排水渠便通畅了,老枣树明年又会焕发生机,茁壮成长了。

倪润梅

一叶知秋

秋风转凉,院里的老槐树便应了时节,缓缓落起叶来。

清晨出门,满地碎黄铺在路面,软软薄薄一层。秋日的阳光温温软软,不燥不寒,清风掠过,秋叶簌簌飘落,悠悠然,全无半分仓促。

楼下保洁阿姨握着一把竹扫帚,在树下清扫落叶。她扫得极慢,不慌不忙,一下、一下,扫帚摩挲地面的沙沙声,清浅温柔,听得人心头安稳平和。

从前我总觉得,落叶是秋日最恼人的牵绊。一地残叶凌乱芜杂,总要清扫得一尘不染、路面洁净,心里才踏实。最是懊恼扫而复落、落而复扫,日复一日的往复,总让人觉得徒劳无功,心生浮躁。那日清晨,我伫立树下,静静看她清扫。刚扫净一片空地,晨风拂过,又有几片黄叶翩然坠

落。阿姨丝毫不恼,干脆停下手中的扫帚,仰头望着枝头摇曳的秋叶,神色淡然。

我忍不住轻声问她:“叶子永远扫不完,日日如此往复,您不觉得心烦吗?”

阿姨抬手掸去衣角沾着的碎叶,淡淡一笑,话语质朴通透:“秋天哪有不落叶的?树落它的叶,我扫我的地,风吹叶落都是自然本分。各循其道,何须烦心?”

寥寥数语,瞬间点醒了我。人这一生,大半焦虑与内耗,皆源于过分强求。我们总期盼生活事事圆满、岁岁顺遂,容不得半点纷乱起伏,总想把日子打理得干干净净、毫无波澜,那不现实。秋日最难得的心境,从不是刻意追寻圆满,而是顺应时节、接纳寻常。

赵雅静

乡下的灯

周建好

只要夜幕
喊醒一盏灯
它就会喊醒
第二盏灯
接着是下一盏
直到天边的那一盏亮了
乡下的灯
有的隔得很远
彼此之间
看得不是很清
但不影响它们的友谊
黑夜里它们伸出的手
紧紧握在一起
当鸟鸣睡去了
它们也就睡去
把辽阔的寂静
交给星星和月亮去看管